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

四至  
六

詳校官檢討

臣德生

編修

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

臣宋枋遠

膳錄監生

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

起開建國改元正月盡癸兆  
攝提格十二月凡三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乾德二年春正月辛巳大雨雪震電 甲申帝以選人

食貧者衆詔吏部流內銓聽四時參選仍命翰林學士

承旨陶穀等與本司官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  
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以質為太子  
太傅溥為太子太保仁浦為左僕射皆罷政事質在相  
位所下制敕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  
急使者視民田按獄訟皆召見為述天子憂勤之意乃  
遣之時號賢相 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為門下侍郎平

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黨李崇矩

崇矩初見  
廣順元年

為檢校太尉充樞密使帝既除普及崇矩乃

無宰相署敕帝時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帝曰卿但  
進敕朕為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所行非帝王事也  
乃使問翰林學士求故實陶穀建議以為自古輔相未  
嘗虛位唯唐太和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  
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敕實  
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  
平章事即宰相任也帝從儀言 壬辰詔先所置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

教化等三科並委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限三千字  
以上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者恥肩於常  
調懷謹直者難效於有司必欲興自朕躬乎繼今不限  
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許詣閣進狀朕親試  
焉 壬寅勅趙普監修國史 乙巳禁民越訴 丁未  
詔縣令簿尉非公事毋至村落 二月戊申朔翰林學  
士竇儀等上新定四時參選條件 北漢遼州刺史杜  
延韜以城來降 癸丑遣使賑陝州饑 命右武統軍

陳承昭帥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潁水出密合閔河  
潁水出密之大駝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大溢害稼  
及渠成民無水患閔河之漕益通流焉 三月乙未北

漢耀州團練使周崇玉等來降 辛丑上明憲皇太后

諡曰昭憲皇后賀氏諡曰孝惠王氏諡曰孝明 夏四

月戊申賑河中饑 己酉免諸道今年夏稅之無苗者

乙卯改葬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於安陵孝惠皇

后賀氏孝明皇后王氏祔焉 帝欲為趙普置副而難

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者何  
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乙丑以兵部侍郎薛  
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  
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塼位於  
宰相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帝  
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

考異李燾曰太宗實錄云  
普在相位幾十年獨斷政

事太祖疑其專恣欲用薛居正呂餘慶為相普惡其與  
已同列但令參知政事於宣徽廳赴上位在丞相後但  
奉行制書不得預奏事以明其異等中書印唯宰相得  
知事無大小盡決於普居正等恐慄備位而已太祖患



之會為趙玘所訐廬多遜又旦夕攻之雷有鄰訟中書  
不法事太祖因令居正等知印押班以分普權按置參  
政乃陶穀議且此時太祖方獨任普未始厭其專恣也  
今不取又太祖新錄寶儀傳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  
執守欲用為相趙普忌儀剛直遽引薛居正參知政事  
據此則居政乃普所引非太祖意也足明太宗寶錄所  
書非實然新傳謂普抑儀舊  
傳亦無之恐普未必然也

李沆曰按唐故事裴寂為僕射知政事杜淹為御史  
大夫參議朝政魏徵為秘書監參豫朝政蕭瑀為特  
進參議政事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為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

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為對翻以參知政事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

壬申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蠶者三百二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再雄辰州徭人武健有奇略素為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

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至州日訓土兵得三千人能被甲渡水歷水飛塹又遣人分使諸蠻傳朝廷懷來之意降附日衆自是荆襄無復邊患 五月

己卯知制誥高錫坐受藩鎮賂貶萊州司馬 辛巳宗

正卿趙礪坐贓杖除籍 六月左僕射王溥數勸其父

宿州防禦使祚

祚初見顯德四年

請老祚不得已乃上章已未

以祚為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槌將擊之親戚勸諭

乃止 御史臺太常禮院奏東宮三師臣一品與僕射  
等若百官上表未知所先詔兩制議之戊辰翰林學士  
竇儀等奏僕射帥長百僚東宮三師臣太子之官當以  
僕射為表首從之 己酉以光義為中書令光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子德昭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閣即  
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七月詔曰惟彼銓衡  
止憑資歷慮有英俊沉於下僚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委  
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者當與量材甄

叙

富弼曰祖宗朝吏部南曹之任不專於循守常格所以拔擢材能有古銓選之體也

辛卯詔陶穀等四十三人

考異實訓作四十七人未知孰是今從長編

各於

見任幕職京官及州縣中舉堪為藩郡通判者一人職任乖方事狀連坐

富弼曰祖宗朝舉官不限資考是取人之路寬事無大小皆坐舉主是責舉主之法密今除入已賊外皆

不坐其法踈矣

甲午令藩鎮無以初官為掌書記須歷兩任有文學者  
乃許奏辟 九月甲戌朔周易博士奚嶼責乾州司戶  
庫部員外王貽孫責左贊善大夫並坐試任子不公也  
乙未幸北郊觀稼 辛丑太子太傅魯國公范質卒質  
寢疾帝數幸其第臨視又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  
皿不具內夫人奏之帝即命翰林司賜以果牀酒器復  
幸其第謂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對曰臣晷表在中

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  
不置非力不及也質以廉介自持而性卞急好面折人  
過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醕斯可為宰相矣五  
代以來宰相多取給於方鎮質始絕之所得祿賜徧及  
孤寡疾革戒其子旻毋請謚毋刻墓碑及卒帝甚悼惜  
之贈中書令賻賚甚厚後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  
外不殖資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常對近臣稱累  
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

世宗一死為可惜耳

壬寅潘美等克郴州

初南漢

內常侍邵廷珣言於其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吾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請飭兵備且通好於宋銀不能用至是始懼以廷珣為招討使既克郴獲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殘刑暴斂及珠寶飾宮殿課民供宴犒狀帝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帝素謀伐蜀會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



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  
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  
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  
可撫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孫遇趙彥韜楊覲  
等以蠟丸帛書間行遺北漢主帛書言已於褒漢增兵  
約北漢濟河同舉遇等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有  
穆昭嗣者初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為翰林醫官帝數召  
問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

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帝大悅後數日得彥韜所獻書笑曰吾西討有名矣并赦遇蠲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畫圖以進

考異李燾曰五代史實錄皆言孫遇為邊吏所獲益

因詔書也其實不然

十一月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

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度使崔彥進副之樞密副

使王仁贍為都監寧江節度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

部署

考異宋史王全斌與劉光義皆為都部署陳樞亦云全斌光義為都部署惟長編以光義為副都

部署王宗沐宋元通鑑亦云副之今悉從長編

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合步騎

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均州刺

史大名曹翰為西南面轉運使

翰初見顯德元年王仁瞻以樞密副使為行營

都監在節度使下蓋此時西府品秩殊未崇也

帝諭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

驅畧吏民開發邱墳翦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命八

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乙亥

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帝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凡

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

得者其土地耳 遼主遊畋無度或浹旬竟月而忘返

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夜飲 蜀主聞有北

師命王昭遠為北面行營都統趙崇韜

崇韜初見顯德二年庭隱子庭

隱見長興元年 為都監韓保貞

保貞初見乾祐元年

為招討使李進

進初見顯

德二年 為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

卿所召也勉為朕立功昭遠頗以方畧自許始發成都

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

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敵

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 冬十

二月辛酉王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其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圖魚關白水關二十餘寨皆拔之蜀韓保貞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馬軍都指揮使史延德以先鋒至保貞懦弱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貞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崔彥進與馬軍都監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遂至嘉州殺獲甚衆蜀軍燒絕棧道退

保葭萌 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

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

考異宋史斬南光皮等八千餘級今從長

編生禽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奪戰艦二百餘艘又

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鑠江為浮梁上設敵

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出地圖指其處謂光

義曰沂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

竦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可必取也光義等未至鑠江

三十里許捨舟前達浮梁復引舟而上遂破州城頓兵

白帝城西蜀寧江節度使太原高彥儔

彥儔初見顯德二字

謂副

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  
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戊辰  
守謙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光義遣馬軍都指揮使張  
廷翰等引兵與守謙等戰於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  
乘勝登其城拔之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槌左右皆  
散去彥儔奔歸府第拒戶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  
火自焚後數日光義等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考異

李燾曰九國志云王師壞門而入彥倚挺劍拒之殺數十餘人乃登樓縱火自焚而死十國紀年亦云今不取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衆難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彥進遣白金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



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

超監軍趙崇渥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

韜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

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劔門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

宋史

云三年正月壬午全斌取利州東都事

獲軍糧八十萬

斗考異李燾曰九國志十國紀年蜀檣机皆言蜀人雖

角燒棧道而江水淺涸岸路平濶王師皆徒涉而進與

國史不同事恐不然今不取實錄載大漫天之戰全斌

擒其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三泉監軍劉延祚全斌

本傳乃云趙崇渥逃出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及王昭

遠等來戰按明年正月己丑實錄書軍前部送大漫天

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則  
似同時執獲也今從實錄

是月京師大雪帝設氊帷

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  
體尚覺寒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此即解裘帽遣  
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以不能徧及也全  
斌拜賜感泣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  
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  
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  
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

主信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權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採樵是歲以江南薦饑特弛其禁

三年春正月癸酉朔以出師不御殿 蜀主聞王昭遠

等敗甚懼乃益募兵守劍門命太子玄喆為元帥侍中

李廷珪

廷珪初見天福十二年

同平章事張惠安副之帶甲萬餘

旗幟悉用文繡綢其杠以錦將發而雨玄喆慮其沾濕

悉令解去俄雨止復旆之則皆倒懸杠上玄喆又輦其  
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  
州趨劔門次益光以劔門天險會議進取之策侍衛軍  
頭向韜曰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  
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  
至青彊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劔門之險不足  
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  
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然來蘇狹徑主帥不須自行

但可遣一偏將徃耳若抵青彊北與大軍夾擊劔門昭  
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  
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延德遂至青彊王  
昭遠等引兵退駐漢原坡留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以  
銳兵奮擊破之及漢原趙崇韜布陣策馬先登昭遠據  
胡牀股栗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  
免胄棄甲而逃甲戌全斌等遂取劔州殺蜀軍萬餘人  
昭遠投東川匿民舍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

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所獲 乙亥詔瘞征蜀戰

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蜀太子玄喆與李廷珪等日

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劍門已破遂退保東川所

過盡焚其廬舍倉廩乃去蜀主知劍州已破玄喆亦奔

還惶駭不知所為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顏者對

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弊之蜀主嘆曰

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

東向發一矢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司空平章事李

吳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吳草表已卯

正月七日也據孟昶後所上表云爾

遣通奏使伊審徵

審徵初見廣順元年

奉降表

詣軍前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吳所為蜀人夜書其門

曰世修降表李家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

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通事舍人田欽祚乘驛入奏

又遣康延澤趨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初劉

光義等發夔州萬施開忠遂等州刺史皆迎降

考異宋史在正

月癸巳長編東都事畧皆無曰今從之

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

諸將所過咸欲屠戮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帝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

戊子吏部郎中鄧守中試諸司吏書判不當帝命覆試黜數人責守中本曹貲外

富弼曰郎官試數吏不實而削三官恩不濫授罰不苟免必行而已矣

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遣其弟雅王仁贇奉表求哀

仁贇



初見乾祐三年考異李燾曰九國志孟昶世家及蜀傳昶昶皆曰全斌承制釋昶罪昶翌日遂舉族歸朝  
據國史昶傳昶既見全斌復遣仁贇奉表得太祖還詔  
乃出蜀又據全斌傳全斌等入成都後十餘日劉光義  
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光義及犒其師並如全斌等若全  
斌十九日入成都昶二十日遂行安能饋光義且犒其  
師也然所稱後十餘日亦恐差悞按新錄光義遂州之  
奏以二十一日到京師度其克遂州時必在中旬初遂  
州距成都不過無緣滯留兩月後始到也當是全斌等  
於魏城得昶降表後十餘日再得降表後十餘日乃二  
十三四間此時昶固未出蜀猶可以饋遺光義且犒其  
師也錦里耆舊傳云二月四日光義入城續傳又云十  
一日也南路大軍始入城前傳差近之續傳比全斌傳  
又增十餘日矣今皆不取昶舉族歸朝疑在丁酉赦書  
到後不然二月間與偽官同發恐不能待仁贇還詔矣  
續者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成都自眉州乘船下峽前

傳云十七日雨說又不同莫知孰是或者全師雄作亂  
二月間道路不通少留眉州三月上旬末始能下峽乎  
仁贊以正月十九日赴闕二月十九日見昶  
復上表謝不名及呼國母則三月七日也 丙申田欽

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為請帝  
優詔荅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使皆安堵 丁酉赦蜀

管內蠲乾德二年逋租賜今年夏稅之半除無名科役  
及增益賦調減鹽價賑乏食還俘獲生口自全斌等發  
京師至昶降纔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  
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口全斌既平蜀欲乘勝取雲

南以圖獻帝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以西曰此外非  
吾有也全斌等入成都後數日劉光義等始至孟昶饋  
遺光義等及犒師之禮並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軍亦  
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詔每制  
置必與諸將僉議因是各為異同雖小事亦不能即決  
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飲宴不恤軍務縱部下  
劫掠子女貨財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聽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食癸卯命參知政事呂餘

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知梓州

考異李燾曰舊錄在

正月丁酉丁酉二十五日也今從新錄及本紀續耆舊傳云餘慶以二月十二日到十二日癸丑也恐此時餘

慶亦未能到但除日到耳

餘慶至成都時盜賊四起將士恃功驕恣

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

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擒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

民乃寧居瓚至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

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

夜奄至此烏合之衆必無固志宜持重以鎮之旦自潰

矣時城中兵止三百令分守諸門璣坐城樓密促其更  
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於市  
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州境遂安 以蜀興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趙彥韜為興州刺史酬其鄉導功也 丙午

詔以西師所過民有調發供億之勞賜秦鳳隴成階襄  
荊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復郢鄧州光化漢陽  
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 庚申孟仁贄至

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語詔答

之畧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其前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為國母 三月孟昶與其官

屬皆挈族歸朝由峽州而下

考異李燾曰據實錄此月戊寅孟昶上表謝詔書不

名及呼國母戊寅初七日也昶傳稱昶得太祖還詔乃赴闕故隱度附見其事於此月然續耆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府自眉州乘船下峽公路多值寇盜蓋二月十九日初發成都其發眉州則續傳無其日或少留滯不可知也得還詔乃赴闕疑本傳必不妄因附其事於此月初詔發蜀兵赴闕並優給

裝錢王金弼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撓之蜀兵憤怒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縣以叛推蜀舊將全師雄為帥

衆至十餘萬號興國軍全斌遣馬軍都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怒遂無歸志引衆急攻綿州不克攻破彭州入據之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節度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賊衆益熾師雄分兵斷劍閣緣江置寨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隨師雄為亂者十六七州郵傳不通全斌等大懼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

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帝始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為相勸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都下無得占留

去年已有此詔故此云申命

又方鎮闕帥稍命文

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復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帝  
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  
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  
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別置庫本志及他書皆云在  
乾德初未審何年計必是平

西川後也因命諸州不  
得占留金帛附見其事

夏四月癸丑職方員外郎李

岳坐贓棄市

癸亥導五大河貫宮城歷後苑內庭池

治水皆至焉

初王全斌慮蜀降兵為亂徙置成都夾

城中至是諸將欲盡殺之康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

人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殺之未晚  
諸將不從死者共二萬七千餘人 先是帝遣使以御

府供帳迓孟昶於江陵且命有司為昶官屬治第又遣

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五月乙酉昶至近郊開封尹

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贄

子玄珪

玄珪初見  
乾祐三年

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

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帝御崇元殿備禮見  
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還營遂宴昶等於大明

殿賜物有差 六月甲辰以孟昶為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大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庚戌昶卒上為輟五日朝贈

尚書令追封楚王諡恭孝

考異蜀構机作恭惠今從宋史

賻布帛千匹

葬事官給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帝數命肩輿入官

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

氏曰使妾安往帝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獲

歸老并門妾之願也時帝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朕

平劉鋹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卒李氏不哭舉

酒醑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  
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 劉  
光義曹彬等屢破全師雄賊鋒稍衄未幾虎捷指揮使  
呂翰又以嘉州叛與師雄偽署將劉澤合衆至五萬殺  
逐刺史通判曹翰率兵會仁贍等圍翰於嘉州翰棄城  
走追襲大破之殺戮數萬人翰走保雅州 秋七月帝  
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  
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帝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

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寃 南漢主鋹殺

其招討使邵廷琄廷琄屯洸口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  
備國人賴以少安或譖廷琄將圖不軌鋹信之賜廷琄  
死 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 八月己酉詔以西川兵  
馬都監康延澤為普州刺史延澤詣王全斌請兵護送  
全斌才給以百人延澤至簡州招集亡叛凡得千餘人  
教習戰陣擁以去及賊境揭示威信所招集又得三千  
人遂破劉澤三萬餘衆賊勢消沮 辛酉以左散騎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通鑑後編

卷四

三十三

侍歐陽炯為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善長笛帝

聞召至便殿奏曲

考異宋史孟氏世家作歐陽迥長編作炯按迥乃炯字之訛迥炯音同未

知孰是今姑從長編

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

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帝曰孟昶君臣溺於

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為我擒所以召炯欲驗言

者之不誣耳自是遂不復召溫叟嘗晚過明德門西關

前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騶者潛知之以白溫叟溫

叟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具言人主非時登樓則

近侍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九月己巳

帝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名馬軍曰驍雄步軍曰雄武並屬侍衛司十一月丁卯朔康延澤入普州

先是州城悉被焚蕩乃依山設柵且行且戰取糧於遂州復城普州既而劉澤領衆來降詔以延澤兼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秘書監判大理寺尹拙等言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為舅姑服三年與律不同然亦準勅行用

欽定四庫全書

少治通典後編  
卷四

三十五

請別裁定之詔百官集議右僕射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朞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為當蓋五服制度前代增益已多只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為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為期衆子婦小功增為大功父在為母服期高宗增為三年婦人為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姨舅同服總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訖今遵行遂為典



制況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衰麤婦襲紈綺夫  
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為夫有三  
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期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昭憲  
皇太后喪孝明皇后親行三年之服可以為萬代法十  
二月丁酉朔始令婦為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已  
亥詔西川管內監軍巡檢毋預州縣事

四年春正月丁亥命丁德裕等率兵巡撫西川 二月  
安國節度使羅彥瓌等敗北漢兵於靜陽擒其將鹿英

甲子免西川今年夏稅及諸徵之半田不得耕者盡  
除之三月癸酉罷義倉夏四月壬子罷光州貢鷹  
鷄丁巳遼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率其子來降進  
士李鵠坐毀釋氏辭不遜黜杖配沙門島是月知光  
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  
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帝曰此苟非  
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  
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初帝遣右拾遺孫逢吉至

成都收蜀圖書法物五月乙亥逢吉還所上法物皆不  
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  
亦裝以七寶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帝  
躬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  
青布緣葦簾宮闈帝幕無文采之飭常出麻屨布裳賜  
左右曰此吾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  
容言陛下服用太草草帝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  
時耶帝初改今元命宰相譔前世所無年號以進既

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帝閱其奩具得舊鑑鑑背有乾德四年鑄字帝大驚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偽蜀王衍有

此號當是其所鑄也

耆舊續聞云江南保大中沒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

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人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然則竇儀又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

帝乃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帝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帝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

不吝千金購之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帝於世宗  
曰下壽州時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  
盡發籠篋惟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帝諭曰卿方  
為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帝頓首  
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  
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六月詔人臣家不得  
私養宦者內侍年三十以上方許養一子士庶敢有閹  
童男者不赦王全斌破賊帥全師雄於灌口寨擒其

黨二千人師雄以衆趨金堂 秋七月丙寅以歲穰詔

州縣長吏勸民儲積節儉無游惰及禁民捕博 禁將

帥取軍中精卒為牙兵 戊辰西南夷首領董曷等內

附 甲戌以前永州刺史晉陽安守忠為漢州刺史守

忠初護屯田兵於河陰蜀平帝召守忠謂曰遠俗苛虐

南城走集之地卿為朕撫和之即遣守忠權取興元於

是移守漢州時大兵未還供億倍費公帑不足守忠助

以私錢帝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已汝

行見之當效其為人 壬午遼主諭有司凡行幸之所

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違者以死論 是月以孔子四

十四代孫宜為曲阜縣主簿宜舉進士不中因上書述

其家世特命之 八月辛丑召宰相樞密使開封尹翰

林學士竇儀知制誥王祐等宴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

帝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

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

乃克舜之用心也

考異李燾曰會要以為乾德元年八月九日今從實錄本紀實儀元年十

一月乃為學士王祐三年二月乃知制誥安得元年八月二人便以兩制預宴會要誤記耳

庚戌

樞密直學士馮瓚凌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為宰相趙普陷賊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丙辰

河決滑州壞靈河縣大隄發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 閏月詔求亡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

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以聞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皆應詔獻書分置書府賜弼等科名



甲子以灌口鎮為永康軍 王全斌言破賊帥呂翰

克雅州

考異 東都事畧載本年七月甲寅克雅州長編繫於閏八月蓋以捷書到日為據也姑從之

乙丑河溢入南華縣

乙亥詔民能樹藝桑棗墾闢

荒田者不加征令佐能勸來者受賞

考異 東都事畧載此詔於七月今從

宋史

九月壬辰朔虎捷指揮使孫進龍衛指揮使吳瓌

等二十七人坐黨呂翰亂伏誅族進家 丙午詔吳越

立禹廟于會稽 西川戍卒多亡命在賊黨中或請按

誅其妻子帝語樞密使李崇矩曰朕慮其間有被賊驅

脅者非本心也乃盡釋弗誅 冬十月辛酉朔詔太常寺自今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中原多故禮樂之器浸廢帝始命判太常寺和峴講求修復之別造宮懸三十六簾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又置鼓吹十二桱及舞人所執旌纛干戚篇翟等與其服皆如舊制又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命峴討論峴上疏謂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上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校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蓋由此帝乃令依古法別造

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  
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柷黍累尺校律亦相契合  
遂重造十二律管以取聲由是雅樂音始和暢 癸亥  
詔諸郡立古帝王陵廟置戶有差 己巳禁吏卒以巡  
察擾民 十一月癸巳日南至帝御乾元殿受朝畢常  
服御大明殿羣臣上壽初用雅樂登歌及文德武功二  
舞 諸州所置通判多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  
廷使我來監汝長吏舉動多為所制或言其太甚宜抑

損之乙未詔諸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

文移方許行下

考異李燾曰會要云時以偽官初錄用慮未悉事故有是命本紀詔語亦與會

要畧同惟新錄不然今從新錄仍以歐陽修歸田錄附益之

癸丑翰林學士禮部

尚書實儀卒帝以儀在滁州時弗與親吏絹

事在顯德三年三月

每嘉其有執守屢對大臣言欲用為相及趙普專政帝

患之欲聞其過召儀語及普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

儀盛言普開國元勲公忠亮直帝不說儀歸語諸弟曰

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普素忌

儀剛直引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陶穀趙逢高錫等  
又相黨附共排儀帝意中輟至是卒帝憫然曰天何奪  
我竇儀之速也優詔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  
弟儼侃偁僖皆有才名相繼登科時號為竇氏五龍  
癸丑寬鹽禁十二月庚辰妖人張龍兒等二十四人  
伏誅族龍兒李玉楊密聶贊家丁德裕同西川兵馬  
都監張延通帥師破賊擒其偽都統康祚礫於市康延  
澤既城普州王可臻復合數州兵來攻延澤擊走之追

奔至合州全師雄病死金堂德裕及王全斌等分往招  
緝賊衆悉平是月北漢復取遼州 韃靼入貢韃靼  
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至是來貢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

起彊圉單閼正月盡屠維大荒洛十二月凡三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乾德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御乾元殿受朝升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皆

位在卿監下於是特改焉 詔以時平年豐增上元張燈為五夜 蜀臣民詣闕訟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破蜀時諸不法事於是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入見帝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自解免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為耶仁贍惶恐不能對帝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吏令中書門下追仁贍及全斌彥進與訟者質證凡所取受隱沒共錢六十四萬四千八百餘貫而蜀宮珍寶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



不與焉并接以擅剋削兵士裝錢殺降致寇之由全斌  
仁瞻彥進皆具伏壬子令御史臺集百官於朝堂議全  
斌等罪癸丑百官言三人法當死帝特赦之甲寅置崇  
義軍於隨州昭化軍於金州以全斌為崇義留後彥進  
為昭化留後仁瞻罷為右衛大將軍 丁巳以曹彬為  
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使劉光義改領鎮安張廷翰  
為侍衛馬軍都虞候領彰國節度使李進卿為步軍都  
虞候領保順節度使廷翰與進卿從光義平蜀軍政不

擾故賞之初王仁瞻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帝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辭曰諸將俱獲罪臣獨受賞何以自安帝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負纖芥之累仁瞻豈為卿隱邪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辭也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鄆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二月乙丑以西川轉運

使沈義倫為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獻者皆却之東歸篋中所有圖書數卷而已帝嘗從容問曹彬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知也固問之曰義倫可任帝亦聞義倫清節過人故有是命時有譖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親兵者帝乃止尋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重

贊聞普救已他日詣普謝普拒弗見

考異 王宗沐宋元通鑑作重斌今從

長編

壬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李肅合格者十人

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

三月丙辰五星如連珠聚降婁之次初竇儼善推步

星厯周顯德中為諫官謂同列盧多遜楊徽之曰丁卯

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

如其言

考異 李燾曰國史韓熙載傳稱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按太宗

建隆元年八月領泰寧節度二年七月除開封府尹安得此時猶鎮兗海傳誤矣

唐主事佛

甚謹於宮苑造寺僧尼常數百人先代嬪嬙悉度為尼  
中書舍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佛事愈熾  
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徐鉉獨否

然絕好鬼神之說

徐鉉初見天福十二年會稽人張洎初見顯德六年全椒人

夏

四月給事中開封馬士元謁樞密副使沈義倫適有更  
白事義倫與語忘顧士元士元遽辭出歸語家人曰我  
為臺省近臣不為執政所禮可以去矣已卯遂致仕

陵州有陵井蜀置監歲煉鹽八十萬斤廣政二十三年

井口摧圯毒氣上如烟霧煉匠入者皆死後井益塞民  
艱食通判賈璉始建議開浚刺史王奇謂浚之犯井龍  
役夫不肯進璉親執鍤興役逾年而至泉脉初煉鹽日  
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斤璉上其事即詔璉知州事  
璉後卒於官州人畫像祠之 諸道銅鑄佛像先是悉  
輦赴京毀之丁酉詔勿復毀仍令所在崇奉但毋更鑄  
考異李燾曰周世宗悉毀銅佛像鑄錢謂宰相曰佛教  
以為頭目髓腦有利于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  
愛乎鎮州銅大悲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鑊自宵  
鑊破之太祖聞其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胸問或謂其

報應太祖因重釋教此  
事見楊億談苑今不取

八月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

者數百

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光叡嗣

一作克叡

壬辰倉部員外郎陳郾坐贓棄市

癸酉度支判官

侯涉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餘

皆度支主之自荆湖西蜀之平事務益衆欲令三司均

主其入詔三司推官張純分判度支案事十一月乙

酉朔工部侍郎毋守素坐居喪娶妾免庚子遼司天

臺奏月當食不虧遼主以為祥歡飲達旦趙普以母

憂去位十二月丙子起復

開寶元年春正月甲午城京師 陝絳懷州飢賑之

己亥北漢偏城砦招收指揮使任恩等來降 二月冊

宋氏為皇后忠武節度使延渥之長女也延渥尋改名

俚 三月庚寅增修縣令尉捕賊功過令頒行之 權

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

考異王薛宋元通鑑皆作十八人今從陳

程通鑑續編及李燾長編

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致謝帝謂

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



郇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闕食祿之家委中書覆  
試 丙子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充史館修撰判  
館事多遜喜任數善為巧發奇中帝好讀書每遣使取  
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所上因通夕閱覽詰朝引問  
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帝益寵異之 夏四  
月乙卯帝幸節度使趙彥徽第視疾 五月以盛暑詔  
諸州恤刑謂侍御史馮柄曰朕每讀漢書張釋之于定  
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于卿也 乙未詔諸道當

輦送上供錢帛等舟車並從官給勿以擾民 唐以勤政殿學士承旨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百勝節度使兼中書令熙載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書災異之變及獻所撰格言唐主手詔褒答而有是命初熙載於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惟簿不修而止 六月癸丑朔詔民田為霖雨河水壞者免今年夏稅及沿徵物 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

孫不得別財異居 秋七月乙未中元張燈帝御東華  
門賜從官飲 以殿前都虞候涿人董遵誨為通遠軍  
使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隋州刺史帝微時嘗往依之遵  
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  
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為龍飛去雷  
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屈  
即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復見紫雲矣  
及帝即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使殿召見遵

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有軍卒擊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帝曰朕方赦過責功豈念舊惡耶汝可勿復憂吾將錄用汝遵誨再拜感泣又問遵誨母安在遵誨對曰母在幽州患難睽隔帝因令人重賂邊民竊迎其母送於遵誨仍加優賜至是帝以西戎近邊命遵誨守通遠軍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剗羊醢酒厚加宴犒衆皆悅服後

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擊走之俘斬甚衆獲羊馬  
數萬戎落以定帝喜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  
嘗遣其外弟劉綜來貢馬及還帝解所服真珠盤龍衣  
使齋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帝曰吾委遵誨  
方面不以此為嫌也帝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  
家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向衣普聞扣門  
聲甚急出則帝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吾弟矣  
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中設重裊地坐熾炭燒肉

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能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留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將何所逃帝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嘗因北漢界上諜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氏世仇

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室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孝和之世不以大軍北伐

考異李燾曰按太祖

云一榻之外皆他人家則此時猶未平荆湖也太宗以建隆三年秋尹開封開寶六年乃封晉王郢伯溫見聞錄云已約晉王者蓋誤今改曰吾弟庶得其實又云始定下江南之議此尤誤若謂荆湖西川則可耳十國紀年北漢天會七年宋帝使邢州人蓋留來謂帝曰君家自與周室為隙何預我事胡不改圖使一方之民困苦

兵戰虜人多詐終不足恃君必與中原爭何不下太行與君足馬較勝負於懷洛間帝遣留歸曰為我謝趙君余家世非叛人欲存漢氏宗祀耳土地士馬不能敵君十一安敢深入君欲決勝負當過圍栢谷來背城一戰宋帝笑曰存之何害終帝世宋帝不復北伐天會七年本朝乾德元年也今因劉鈞死附其事於開寶元年末辭又與五代史不  
初北漢世祖女為晉護聖營卒薛釗同今從五代史

妻生子繼恩釗死妻改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與妻皆卒世祖以孝和帝無子使養繼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事孝和盡恭昏定晨省禮無違者及為太原尹選軟不治孝和憂之嘗謂宰相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



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是月孝和  
卧疾召無為執其手以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為與  
侍衛親軍使蔚進不協因出進守代州又建議漸斥去  
公族命繼恩弟繼忠守忻州繼忠亦孝和養子也自稱  
常使契丹得冷痼病定襄地寒願留養晉陽繼恩責其  
觀望趣令就道繼忠頗出怨語或以白繼恩尋縊殺之  
孝和帝殂

考異宋史秋七月戊申北漢主劉鈞卒連繼  
史秋七月辛丑漢主卒今從長編不日

恩遣使告終稱嗣於遼遼主許之然後即位上孝和帝

廟號曰睿宗

考異廟號諸史不載惟十國春秋採李憚千佛碑銘知其為睿宗云

是月

令諸州察民有飢者即發廩貸之八月丙寅命客省

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潞州將有事於北漢也

戊辰命昭義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勲為河東行營前

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

曹彬為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為先鋒部署懷州防

禦使康延沼為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為汾州路部署

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為都監九

月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坐鞠獄濫殺棄市 北漢主  
繼恩惡郭無為專政欲逐之而未果是月加無為守司  
空外示優禮內實疎遠之繼恩服衰裳視事寢處皆居  
勤政閣其左右親信悉留太原府廨或請召入令翊衛  
繼恩弗聽於是文武百官皆進秩繼恩置酒宴諸大臣  
及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以刃搯其胸弑之  
無為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迎立繼恩弟太  
原尹繼元繼恩立纔六十餘日或謂無為實使霸榮作

亂亟誅霸榮以滅口故人無知者繼元始立我師已入其境乃亟遣使上表於遼且請兵為援又遣侍衛都虞候劉繼業馮進珂領軍扼團栢谷以將作監馬峯為樞

密使監其軍峯至洞過河

考異朔記作銅鍋河宋史作銅渦河今從李燾長編與

李繼勲等遇何繼筠以先鋒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獲

馬五百匹禽其將張環石斌遂奪汾河橋傳太原城下

焚延夏門繼元遣殿直都知郭守斌領內直兵出戰又

敗守斌中流矢退入城中丁未北漢百勝軍使李瓊

來降 初道州刺史王繼勲言劉鋹昏暴民被其毒又  
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帝猶未欲加兵乃命唐主諭意  
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意南漢主  
不從 國初緣舊制祭東嶽泰山于兗州西嶽華山於  
華州北岳常山於定州中嶽嵩山于河南府于是有司  
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今按祭典請祭南嶽衡山于衡州  
東鎮沂山于沂州南鎮稽山于越州西鎮吳山于隴州  
中鎮霍山于晉州東海于萊州南海于廣州西海河瀆

並于河中府北海濟瀆並于孟州淮瀆于唐州其江瀆  
準顯德五年敕祭于揚州揚子江口今請祭于成都北  
鎮醫巫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  
于定州嶽祠既而五鎮之祭復闕 十月甲戌屯田員  
外郎同州人雷德驤責授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判大理  
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  
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  
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帝怒叱之曰鼎鑪

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

齧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

闌入之罪黜

考異李燾曰記聞載德驥為御史中丞國老間談載拾齒結帶事皆誤今依本傳稍

取談苑及記聞刪修之

是月上遣使齎詔至太原諭北漢主繼

元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馬峯等

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為安國節度使峯以下並與藩鎮

無為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皆匿之自是始有貳

志勸繼元納款繼元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偽稱殿

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謀使為供奉官及我  
兵入北漢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  
使無為鞠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狀上告無為  
怒并超殺之以滅口 十一月辛巳詔以盜賊漸息減  
諸縣弓手有差令尉輒占留者重寘其罪 先是帝入  
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簋簠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  
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  
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



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詔自今親享太廟別

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同之

考異李燾曰邵氏見聞錄太祖初即位朝太廟見其

所陳籩豆簋蓋則曰此何等物也待臣以禮器為對上曰我之祖宗寧識此命撤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左右曰却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行禮至今太廟先進牙盤食後行禮康節先生曰太祖其于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若據本志則牙盤食乃和峴所請且唐故事非太祖特行當是峴揣知聖意因獻此議而國史所載不詳見聞錄又偶不及唐故事今並增益之朔記云上親享四室見牲體用生肉曰我祖考豈能食此耶命設菜盤食哭而祭之乃繫其事於峴又言乾德初郊祀上帝就乾德元年誤矣今不取

望燎位而燎壇稍遠有司不聞告柴燎之聲臣時為禮  
官職當贊導親聞德音令舉燭相應按史記封禪書秦  
常以十月郊見通燿火狀若桔槔欲令光明遠照通于  
祀所望敕有司率循前制從之 壬寅親享太廟 癸

卯日南至合祭天地於南郊改元開寶大赦蠲乾德五

年以前逋租御乾元殿宰相普等奉玉冊寶上尊號曰

應天廣運大聖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去異長編作  
應運聖文神

武明道至德仁孝  
皇帝今從宋史

是月遼遣兵援北漢李繼勳等皆

引歸北漢因入寇大掠晉降二州之境北漢主劉繼元  
弑其母郭氏唐主納后周氏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  
先已得幸于唐主昭惠疾甚忽見后入顧問妹幾時進  
宮后幼未有知以實對曰數日矣昭惠怒遂轉鄉而卧  
不復顧既殂常出入禁中至是納以為后其夕燕羣臣  
韓熙載等皆賦詩以風唐主亦不之譴也唐主頗留情  
樂府監察御史張憲上疏曰道路皆言以戶部侍郎孟  
拱宸宅與教坊使袁承進昔高祖欲拜舞人安叱奴為

散騎侍郎舉朝皆笑今雖不拜承進為侍郎而賜以侍郎居宅事亦相類矣唐主賜帛三十段旌其敢言然終不能改

二年春正月己卯朔以出師不御殿 二月乙卯命曹彬党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戊午詔親征己未以開封尹光義為東京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為太内部署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為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為馬步軍都虞候先赴太原甲子車駕發京師

丁卯次王橋頓彰德節度使韓重贇來朝帝謂之曰契  
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將由此路入  
卿可為朕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乃以重贇為  
北面都部署義武

考異宋史  
作彰武

節度使郭延義副之已

已次相州庚午次磁州乙亥次潞州以霖雨駐蹕時諸  
州餽餉畢集城中車乘塞路帝聞之以為非理稽留將  
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獲罪敵人聞之  
必謂儲侍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擇治劇者莅此

州耳丙子命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潞州祐即發遣車乘行路無阻以樞密直學士趙逢為隨駕轉運使仍鑄印賜之北漢劉繼業馮進珂屯于團栢谷遣衙隊指揮使陳廷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會李繼勲等前軍至廷山即以所部降繼業進珂知衆寡不敵亦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勲等遂圍城時遼使內侍韓知璠冊命北漢主為帝北漢主夜開門納之明日置宴羣臣皆預宰相郭無為哭于庭中拔佩刀自刺北漢

主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抗百萬之師乎蓋無為欲以此搖衆心也 三月帝駐蹕潞州凡十有八日獲北漢諜者問之對曰賊中民罹毒久矣日夜望車駕恨其遲耳帝笑給衣服縱之壬辰發潞州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于城南始命築長連城辛丑臨汾河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知太原行府事 乙巳帝至城東南始命築長堤壅汾水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自有

數千萬兵在左右胡不用也帝未寤承昭以馬策指汾水帝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丙午決晉祠水灌城丁未命李建勲軍于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党進軍于東為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晦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衆與戰弩矢貫贊足未退時党進遣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鼓聲即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帝遽至戰所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寨党進挺身逐



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中北漢兵出援之繼業緣縋入城獲免夏四月戊申朔帝臨城東觀築堤辛亥遣海州刺史孫萬進領軍數千人圍汾州壬子帝復至城東賜羣臣及諸軍時服宴從臣初何繼筠為石嶺關部署屯陽曲帝聞遼兵分道來援北漢其一自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詣行在所授以方畧并給精騎數千使往拒之且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卿捷奏至也時已盛暑帝命太官設麻漿粉賜繼筠食訖辭去戰于陽

曲縣北大敗遼兵擒其武州刺史王彥符斬首千餘級  
獲生口百餘人馬七百餘足鎧甲甚衆己未帝登北臺  
以娛見一騎自北來逆問之乃繼筠子承睿來獻捷也  
北漢陰恃遼援城久不下帝乃以所獻鎧甲首級示之  
城中人氣奪 五月遼分兵由定州入寇韓重贊陣於  
嘉山以待之遼人見旗幟大駭欲遁去重贊亟擊之大  
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己未使來告捷帝大喜手詔褒之  
甲申帝臨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强弩進攻其城內

外馬步軍都軍頭王廷又親鼓之免胄先登流矢中其  
腦而顛庚寅廷又卒辛卯殿前指揮使都虞候石漢卿  
亦中流矢溺死癸巳贈廷又建武節度使漢卿袁州防  
禦使 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紲之苦乃詔西京諸州  
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至獄戶檢視洒掃洗滌杻械  
貧困者給飯食病者給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每  
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焉

此詔自戊子日  
降今移見于後

閏

月戊申太原南城為汾水所陷水注城中城中大驚擾

帝臨長堤觀馬水口漸濶北漢人緣城設障為我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而止我師弩矢不能徹北漢人因以施功水口遂塞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閹人衛德貴極言無為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我攻戰之具我師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降帝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半夜輕出

乎帝使問之果謀者詐為也 己酉帝臨城南命水軍  
乘輕舟焚其門 右僕射魏仁浦卒先是仁浦侍春宴  
因前上壽帝密謂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  
則不達惟陛下審思帝嘉其對宴罷就第賜上尊酒十  
石御膳羊百口既而從行中途遇疾還卒于梁侯驛贈  
侍中諡曰宣懿 太原城久不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  
懷忠率衆攻之戰不利中流矢幾死殿前指揮使都虞  
候趙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帝曰

汝曹皆吾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  
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  
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而遼亦  
復遣兵來援壬子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戰無  
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與  
中國為隣今與陛下為臣矣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  
飛輓取怨黔黎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貴  
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竭府庫之

財盡生民之力中心踴躍各有窺覩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帝覽奏甚喜復問趙普普亦以為然因使普召光贊慰撫之癸丑移駐城東罕山之南始議班師 己未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鎮潞等州用絳人薛化光策也化光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

人戶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界西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閒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帝

嘉納之

考異李燾曰此據范鎮東齋記按歐陽修誌薛奎墓乃云父化光以策下太原不見用修蓋誤

也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得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二萬先是陳洪進以漳泉二州降得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人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繼元所統凡十一州軍得戶不及漳泉五之一蓋化光之策行其耕民多南徙所存無幾且兵數與民數畧同殆以一户奉一兵也欲國不亡得乎本紀止稱山東今從十國紀年并書



南河

壬戌車駕發太原我師陷敵百人帝遣驍雄副指  
揮使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北漢主  
籍我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罄竭賴  
此少濟 戊辰次鎮州召道士蘇澄入見謂曰朕作建  
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豈有意乎對曰京師浩穰  
非所安也壬申幸其所居謂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  
少盍以養生之術教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  
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

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  
用此道也帝悅厚賜之 六月庚辰詔車駕所過民無  
出今年秋租 癸未以右補闕大名王明為荊湖轉運  
使將用兵於嶺南也 己丑次滑州唐主遣其弟從謙  
來貢辛卯見於胙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  
牋奏帝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奕棋次謂  
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歛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  
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愧謝曰孰謂江南無

人元方文徽子也

文徽初見天福八年此據十國紀年乃六月事

癸巳車駕

至自太原曲赦京城繫囚是月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  
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遼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  
嘆曰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  
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時遼遣其將南大王來援屯  
於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契丹貪利棄信他  
日必破吾國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獲馬數萬因  
籍河東之地以歸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長享富

貴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南大王數日北還贈遺甚厚  
秋七月詔自今祀天地用太牢餘當用牛者代以羊  
承 八月靈武節度使馮繼業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  
戎人不附又撫士卒少恩部下多攜貳繼業慮其為變  
請舉族內徙庚辰以繼業為靜難節度使 己亥戶部  
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大名府辭日帝謂之曰大名  
卿之故鄉古人所謂畫錦者也 朝廷擇可使代馮繼  
業者時考功郎中段思恭知泗州帝以思恭常有功眉

州乃召赴闕命知靈州先詔之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蕃  
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他  
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思恭曰謹奉詔帝壯之又謂  
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生立大功豈我朝獨無人耶  
厚賜遣之仍以遼涉諸戎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既  
視事矯繼業之失悉心綏撫夷落安靜周訪利病多所  
條奏甚得吏民之情散指揮都知杜延進等謀作亂  
事覺帝密詔殿前都虞侯楊義擒捕遲明皆獲庚寅悉

斬於市夷其族 是月初令民典買田土者輸錢印契  
冬十月丁亥詔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往來  
給券 辛卯詔歸峽州並直隸京師相深趙三州丁夫  
死太原城下者三百三十四人詔復其家三年 己亥  
帝燕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  
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  
度使魚中書令王彥超諭帝指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  
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前安遠

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

行德初見天福十二年

前護國節度使

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贊前保大節度使楊庭璋競自陳攻戰閭閻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

也庚子以行德為太子太傅從義為左金吾衛上將軍

彥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廷

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時節度與燕者皆罷鎮改官

考異

李燾曰寶訓及故事並稱向拱素彥亦同日罷方鎮授環衛按今年七月彥自靜難徙保大拱自西京徙安遠此時皆不在京師蓋誤也今不取

太子太傅王溥遷太子太師入謝

帝顧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十一月庚申回鶻于闐皆遣使來貢方物回鶻使者道由靈州交易於市知州段思恭遣吏市礪砂吏與胡人爭直忿競思恭釋吏不問械繫胡人數日始貸之胡人歸愬於其國回鶻可汗遣使齎牒詣靈州詢械繫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報自是數年回鶻不復入貢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分直學士院直學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先是堂吏以



事至翰林拜於堂下學士略離席勞揖事已即退未嘗  
與坐昉前在翰林猶然及是有白事者遂拜堂上更展  
敘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于同列則云如此承  
襲數年矣莫詰其故也禮部尚書楊昭儉喜譏訾因揚  
言昉謁堂吏常獲其刺字云

昭儉嗣復曾孫  
初見清泰二年

十二月

癸未帝幸中書視趙普疾 乙巳以房州防禦使王彥  
昇為原州防禦使彥昇有膂力善擊劍軍中目曰王劍  
兒性殘忍在原州凡五年戎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

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戎人於前手捽其耳嚼之下以  
卮酒戎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啗其耳者數百  
戎人畏懼不敢犯塞 戊午以辛文悅知房州事帝幼  
從文悅肄業及即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周鄭  
王時在房州帝謂文悅長者故有是命 奪右贊善大  
夫王昭文兩任配隸汝州坐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為  
姦賊故也 是歲遼天順皇帝璟為帳下所殺璟性嚴  
忌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者庖者捧食挾刃殺璟於黑

山下

王氏宋元通鑑云契丹主烏里酖酒好田獵嗜殺不已常以虞人傾軋失期如炮烙鐵梳之刑又以

獲鴨甚懼除鷹坊刺面之令政刑紊亂國人怨之至是改于懷州獲熊懼飲夜分近侍蕭格盟人華格庀人錫

庫等弑之

璟立凡十九年廟號穆宗無子諸部首領迎立天

授皇帝烏裕之子明記

考異遼史景宗紀云諱賢小字明辰今從長編

號天贊

皇帝更名賢改元保寧以上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勲守

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為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

命坐議國事納守興女燕燕為皇后初烏裕與妻同日

遇害明記年九歲有以魏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

及即位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考異明記妻蕭氏即燕燕也仁宗實錄乃

以燕燕為北宰相蕭思溫女按遼史蕭思溫傳小字寅古景宗立冊思溫女為后封魏王不名守興后妃傳亦云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緯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溫女長編獨云守興未知何據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

起上章敦祥正月盡玄  
默泥灘十二月凡三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開寶三年春正月遼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  
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

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遼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遼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弼為憲州刺史 辛酉詔諸州察孝弟彰聞德業純茂者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才異行不限此數仍為治裝詣闕所舉得實加賞不如詔者罪之 鎮寧節度使張令鐸之罷軍職也帝令皇弟光美取其女為夫人及令

鐸自鎮寧來朝被病帝親問之賜賚甚厚已巳令鐸卒  
贈侍中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  
十餘戰多摧堅陷敵然克捷之後未嘗妄殺一人也

二月雄州刺史侯仁矩卒帝特遣中使護喪官給葬事

仁矩子延廣亦有勇畧

仁矩延廣並初見乾祐元年

仁矩在雄州日

方飲宴忽數十騎入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  
出射殺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仁矩喜拊其  
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事聞詔賜錦袍銀帶三月壬

寅朔詔禮部貢院開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以名聞甲辰得司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復取十五舉未經終場者四十三人並賜出身仍詔自今勿得為

例

致異按宋史詔開進士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今從長編合兩事為一事多三人

已酉以忠正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武節度使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課量入為用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幕僚白令不先諮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



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  
賞也何按之有 辛亥以處士酸棗王昭素為國子博  
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  
從之游帝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帝問曰何  
以不仕昭素謝不能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歛容  
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  
帝甚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  
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語書於屏風間留月餘數求歸故

有是命年八十九卒於家

攷異李燾曰本傳言為李穆所薦按穆開寶五年始召為

太子中允此時方以洋州通判免官家居則薦昭素者非穆也僧文瑩湘山錄亦言穆薦又言對太宗皆悞寶

訓言即授左拾遺與正史實錄不同今不取

乙未辛宰相趙普第視疾

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己卯詔三司諸路兩稅折

料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 五月丁未禁京城民

畜兵器 秋七月壬寅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不得過

四月秋不得過七月 壬子詔曰吏負猥多難以求治

奉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

奉西川管内州縣官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奉月  
增給五千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川例省減員數 丙寅  
唐中書侍郎韓熙載卒初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  
用為相而熙載任情棄禮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  
私侍賓客唐主以此難之俄被劾左遷右庶子分司南  
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就道且上表求哀唐主喜留之  
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唐主曰吾亦無如之何  
矣及卒唐主歎曰吾終不能得熙載為相也乃手書贈

熙載平章事熙載無餘財棺槨衣衾皆唐主賜之

攷異據徐

鉉集熙載卒於此年七月二十七日丙寅江南野錄載熙載事頗不雅馴今取五代史九國志增飾之

八月庚寅以隰州刺史李謙溥為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甚厚常往來境上以少擊衆北漢人患之為蠟丸書以間進遺其書道中晉州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帝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為北漢

人所惡此乃反間也奏至帝悟遽釋之賜以禁軍都校  
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賊自効 帝嘗命有司為涪州  
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  
主始得用此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  
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帝寵異將  
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 進以建隆元年初為西山巡檢  
至今十一年矣因附見此事未  
必政在此年也 唐主復作書諭南漢主鋹歸款中國遣給事  
中龔慎儀往使鋹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答唐主甚

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帝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以  
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州團  
練使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  
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

攷異李燾曰舊錄載命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

日辛卯今從新錄本紀會要

遼北院樞密使蕭思溫為盜所殺辛

丑得國舅蕭哈濟及哈里殺思溫狀皆伏誅流其弟紳  
都于黃龍府尋亦殺之甲辰詔西京鳳翔雄耀等州  
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

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  
德順文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令  
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惟宦者  
數輩城壁壕隍俱飾為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  
治及我師次白霞賀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内外震  
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  
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加賞賚而澄樞惶懼乘輕舸

遁歸是月癸丑我師圍賀州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  
潘崇徹將兵禦之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  
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畧耶遂使彥  
柔將兵來援戊午我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  
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遲明挾彈登岸據胡床指揮  
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人禽彥柔斬之梟  
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  
言于潘美曰援兵將至當擊之諸將頗猶豫明乃率所



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舂鍤皆作堙其塹直

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開門以納遂克賀州

攷異按長編言十月十二

日庚辰克賀州奏始到京故本紀及實錄並書于十月據劉鑑傳王師九月圍賀州尋克之十月乃攻昭州又

十國紀年克賀州乃九月二十一日巳未也又按宋史九月丁卯潘美等敗南漢軍萬衆於富州下之十月庚

辰克賀州今攷其月日前後參錯故不載克富州事潘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趨

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為內太師馬

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我師徑趨昭州崇徹但

擁衆自保而已冬十月我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

人擒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珪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帝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初遼聚六萬騎寇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帝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敵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敵戰於滿城敵騎小却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

傷甚衆夜入保遂城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  
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寨軍中不亡一矢北  
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捷奏至帝喜謂左右曰敵數  
犯邊我以二十尺綃購一敵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  
止費我二百萬匹綃則敵盡矣自是益修邊備是月  
我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衆退保清遠南漢  
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  
矣其不復南也十二月庚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

書陶穀卒命中使監護葬事贈右僕射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文翰冠絕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然為人傾側很媚仕晉常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薦為知制誥後乃誣崧下獄乃謂崧族子昉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穀初作翰林承旨力排賈儀儀以是不得相位及魏仁浦在中書穀自言出於魏氏以舅事仁浦每見輒望塵下拜妻孫氏淫恣穀不能制帝素薄之選置宰輔未嘗及穀穀一日使其黨因事風帝言

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帝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諺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因題詩翰林壁語頗怨望帝遂決意不用 潘美等

長驅至韶州南漢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屯蓬華峯下穀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戰則置陣前以壯軍威我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遂取韶州禽其刺史辛延渥及諫議大夫鄒文遠延渥間道遣使勸南漢主迎降大

軍觀軍器使李杞深沮其議國中震恐南漢主始命塹  
東壕為拒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  
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六  
萬屯馬逕列柵以抗我師崇岳無謀勇惟日禱於鬼神  
而已 是冬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

仁肇初見  
顯德三年

密表

言淮南諸州戍兵各不過千人宋朝前年減蜀今又取  
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北  
渡徑據正陽因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

據淮對壘而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  
叛聞於宋朝事成國家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  
二心唐主懼不敢從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  
書喬異之擢松江巡檢召募亡命習水戰屢要吳越兵  
於海門獲舟艦數百嘗說唐主曰吳越仇讐也它日必  
為北朝鄉導犄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  
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  
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

能用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出師不視朝 潘美克英雄二

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

攷異宋史載正月癸丑取英州雄州王宗沐宋通鑑繫於

二月今從長編東都事畧但云正月不著日

丙午令諸道州縣不得更差

攝官凡有關員即具聞旋與注授前所差攝官皆罷其

職事以見任官權管 通判閬州殿中侍御史路冲言

本州職役戶負恃形勢輸租違期已別立版簿於通判

廳依限督責欲望頒為條制詔諸州府並置形勢版簿



令通判專掌其租 禁河東諸州民徙內郡者私畜兵

器 戊午命知制誥盧多遜等重修天下圖經其書記

不克成 是月王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

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

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

攷異李燾曰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露布所

言即郭崇岳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柵言去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

去廣州只一程又言八十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里槍旗競進當得其實也

騎數出挑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而已南漢主取船

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部送赴闕淮等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

弟楨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

攷異李燾曰此據露布追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

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銀傳又言保興來降為郭崇岳所遏按崇岳本無闕志豈敢更遏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衆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元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植廷曉謂崇

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我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煙埃坱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

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

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

攷異澄拒等傳皆云

王師至白田澄拒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

二月辛未我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

釋之遂入廣州

攷異東都事畧丁亥克廣州宋史已丑潘美克廣州今從長編

俘其宗

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

民間後乃獲之有閩人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拯人

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

己丑至京師

李燾曰按露布當是行營所作而虜蒙傳乃云禽劉銀蒙草露布稱旨名對滋福殿

賜金紫則似追為之矣

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

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致興新舊錄州縣戶數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

辛卯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

無名賦歛咸蠲除之前帝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限其

已被批罰者或遂絕意追捕乃詔自今雖限外獲賊者

令有司備書於籍以除其罰但不得叙為勤績其累經

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三月丙申詔嶺南有買

人男女為奴婢轉傭利者並赦免偽政有害於民者具以聞除之 右監門衛將軍趙玼以罪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於馬前斥普短帝聞之召玼及普面質其事玼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秦隴大木官禁私販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玼以為言帝怒促閣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閣門使奏云玼誣罔大臣帝意頓解反詰責玼命武士

撾之御史鞠於殿庭普力營救帝乃特寬其罰謫汝州  
牙校 壬申命潘美尹崇琦同知廣州以儋崖振萬安  
等四州隸瓊州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 潘美遣使部  
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鋹至公安邸吏龐師  
進迎謁學士貢德昭侍鋹鋹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  
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  
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  
運耳鋹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

宗山河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玉津園帝遣  
叅知政事呂餘慶問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於龔  
澄樞李托薛崇譽帝復遣使問澄樞等皆俛首不對偽  
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  
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  
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先獻太  
廟太社帝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  
銀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



不得自由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對訖伏地待  
罪帝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  
外釋銀罪并其弟保興及官屬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  
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  
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  
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 以王明為秘書少監領韶州  
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大兵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  
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糧糧數萬仰給無闕每下

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帝嘉其  
功故擢用焉 初帝使軍器庫使楚昭輔鈞校左藏庫

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至是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

三司 辛丑宴劉鋹於崇德殿

攷異宋史太祖紀云大宴于大明殿鋹預焉事

繫乙未獻俘之下今從長編

六月辛未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

海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

鳳詔削去帝號及宮名易以一品之服 壬申初置市

舶司于廣州 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重

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

攷異李肅曰是日丙子初命修書而

實錄本紀遂言乃以書來上恐悞也六年書乃成

初帝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

馬仁瑀率衆巡邊至上谷漁陽遼人素聞其名不敢出  
因縱兵大掠而還明年羣盜周弼等起兗州詔仁瑀掩  
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入泰山擒弼盡獲其黨庚辰徙  
仁瑀為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  
死民家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  
此乃恃勢恣橫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

論如律 壬午以劉銀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  
恩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銀體質豐碩眉  
目俱疎性絕巧有口辨嘗自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  
以獻帝賞其精妙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  
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減亡哉銀在  
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  
先至詔賜卮酒銀疑之奉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  
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

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銀銀大慚

頓首謝

攷異李燾曰銀獻鞍轡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

帝既平廣南欲行

報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乙

未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

帝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帝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

溫叟性重厚方正好古執禮事繼母以孝聞父名岳非

侍宴終身不聽樂開封尹光義聞其清介嘗遣府吏齎

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中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黍角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告光義曰我餽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帝歎賞久之溫叟既卒帝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乃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為中丞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為雀鼠耗先是劉鋹私

制大量重歛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  
明上言故革之 內侍養子多爭財起訟戊午詔自今  
年滿三十無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  
抵死 建武節度使判棣州何繼筠來朝癸亥卒於京  
師帝親臨其喪流涕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朕不蚤  
授藩鎮者慮其數竒耳今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  
哀哉即命中使護喪事令以平生所佩劍及甲冑同葬  
繼筠深沉有智畧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邊前

後二十年善揣知敵情屢以少擊衆遠人畏伏多畫像祠之 八月甲申羣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至再訖不允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己巳詔偽作黃金者棄市 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辛巳悉命除之邕州俗尚淫祀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為和合民有病則給之獲愈者千計會南漢所署知廣州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



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賊遂小却旻創甚  
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于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  
達援兵至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過僦丁夫  
官給其直旻質之子也 董元吉知英州月餘受賊至  
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掎克之吏特詔棄市

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赦  
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後將郊祀必申明

此詔

攷異李燾曰寶訓載王旦言太宗時每議郊祀皆  
前下詔又慮強盜恃恩犯法乃詔不以赦原而史

館日歷并言竊盜竊盜情輕不可與強盜同科今立刑法志宜在勅中而史官執稱不改日歷舊文真宗曰當如何書旦曰止可言強盜上曰理雖如此然不可輒改當從史官議庶幾傳信今刑法志所書實用真宗聖語

云

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

臣以天下至大其間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帝嘉納之周翰嘗監綾錦院

杖錦工過差為所訴帝怒甚召周翰切責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乃止帝初識周翰父彥溫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為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入朝帝語及之守信與彥溫善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帝不喜其命遂寢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歛並除之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賀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印賜詔

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於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帝偉度他日帝因出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

臣實未發書若知此當奏聞而却之帝笑曰但受之無

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李燾曰二事不知酌在何時設苑云開寶中李

煜賂普記聞吳越事不記年歲與煜事相類故并書於從善入貢之後

丙申吳越王俶

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 庚戌詔曰取才

之道蓋非一端近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慮薦更民政

或著吏能者雷同遐棄良可惜也宜悉令有司按其歷

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受偽署者不在此限 河

決澶州東匯於鄆濮壞民田帝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

按鞠庚戌通判司封郎中博興姚恕坐棄市知州左校  
衛大將軍杜審肇免歸私第恕初為開封府判官謁宰  
相趙普會普宴客閣者不即通恕怒而去普亟使人謝  
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及帝為審肇擇佐貳普即  
請恕居澶州幾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 戊午親  
饗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  
蠲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初帝擇益祖親軍習兵馬者  
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至是郊

禮畢行賞帝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  
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帝怒遣中  
使諭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  
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  
龍使李承進者遇事後唐帝問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  
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  
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  
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帝撫

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五年春正月丁酉禁鐵鑄浮屠與佛像及人物之無用者慮愚民毀農器以徼福也 前鄆州盧縣尉鄆陵許

永年七十有五詣國言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乞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召見瓊于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因厚賜之即授永鄆陵縣令



乙巳罷襄州歲貢魚 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  
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諡及立碑以  
重吾過也 二月丙子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隄判官  
一員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熙古守本官  
叅知政事 帝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  
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  
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  
多所更定宮殿悉除去鷄吻 閏月壬辰權知貢舉扈

蒙奏合格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帝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兵陰為戰守計帝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

肇國主不知其間鵠殺仁肇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

周仁俊知瓊州

以修崖振萬安屬焉

帝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

別命正官且令仁俊擇偽官因其俗治之辛卯仁俊列

上駱崇璪等四人帝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

效可也

以四州屬瓊管乃四年四月事

先是嶺南民有逋賦者或縣

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甘納其妻子以質三月

甲申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詔所在嚴禁之 夏四月

帝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轉

運使王明度其地理并省以便民於是前後所廢州十六縣四十九 丙午遣使檢視水灾田 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先是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繫石于足腰絙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為我師所焚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諸珍寶以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帝亟命小

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  
縣主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帝謂  
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禱天若天災  
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  
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  
宜上感天心必不為災也癸酉帝又謂宰相曰霖雨不  
止朕日夜焦勞得非時政有關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  
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

是臣等失職帝曰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

百八十餘人

考異後宮三百八十餘人實訓作不及三百願歸者得百名實訓及本紀作五十餘

人未知孰是姑從長編

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

厚賜遣之矣普等稱萬歲

富弼曰太祖方尚儉德後宮之數不及三百數日霖雨尚慮幽閉所致遽出五十餘人以謝災譴此聖人之至德也

河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民范

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  
年少脫走得免至是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帝  
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

戊子朔徙崖州于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

汴水決鄭州宋州 丁酉詔沿河民田有為水害者有

司具聞除租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

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  
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

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防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道之策者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時東魯逸人田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先是女真寇白沙塞畧官馬三匹



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至是首領  
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擄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  
畧之罪而嘉其效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秋七月己  
未朔右拾遺張恂坐賊棄市 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  
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  
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  
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  
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

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  
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又嘗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  
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  
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飾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  
百姓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  
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百姓何仰哉

政異說苑載此  
事以為魏國長

公主按魏國太宗第九女也當太祖時因未嘗封不當  
云主家恐有差悞而此事實魏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

出降  
之後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田諸

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帝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  
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為計度今  
倉儲垂盡乃請分屯田兵括率民船以給饋運是可卒  
致乎且設爾安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懼罪  
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  
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問押牙永城陳從信  
對曰從信嘗游楚泗間見糧運停阻者良由舟人之食  
日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即計日併支往復

皆可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  
宜速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  
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  
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  
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  
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樵薪則公  
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七十商賈聞之以  
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所儲亦隱匿不糴

是以米益貴而民將餓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告帝悉

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

致異陳從信傳曰事在開寶三年秋寶訓

云在二年按楚昭輔權判三司實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已有此事今載于五年秋庶免抵牾冬十月江淮米

十萬石至京師即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

是從信之策行也

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帝嘉之秩滿歸闕帝以

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

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于大旗常以

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

著于令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樞密使李宗矩與

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帝聞之不喜  
故事宰相樞密使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帝始令分異  
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  
之漸薄伸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義史黃  
金私托翰林學士扈蒙與義史甲科引軍器庫使劉審  
瓊為證帝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帝怒稍解  
癸酉崇矩罷為鎮國節度使賜伸同進士出身酸棗縣

主簿後仲苑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勺家人競前  
詬逐繼昌獨名見與白金百兩時稱繼昌長者禁玄  
象器物天文圖識七曜歷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  
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冬十月戊戌詔邊遠官歲才  
三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勿使踰時是月運江  
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十  
一月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已巳詔諸道舉人  
自今並於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十二月乙

酉朔祈雪 已亥畋近郊開封尹先義暴疾遂如其第  
視之 乙卯大雨雪 是歲大飢 初帝問趙普曰儒  
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  
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于是召見面試射帝曰汝見王  
明乎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  
為牧伯也仲甫頓首謝帝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  
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  
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帝曰



此縣令職耳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仲甫在彭州日州  
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  
為補闕柳



金史卷六

卷六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